

列女傳

冊二

列女傳卷之五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節義傳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

事見公羊傳大同小異

初孝公父武

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

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

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

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

太平御覽人事部六

十三處上有臥字

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

死乎義保曰不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

以逃十一年

史記魯世家伯御即位十一年

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

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

之謂也

頌曰伯御作亂由魯宮起孝公乳保臧氏之母逃匿孝公易以其子
保母若斯亦誠足恃

楚成鄭瞽

鄭瞽者鄭女之嬴媵

二字未詳渚宮舊事一鄭子
瞽者成王夫人鄭姬之媵者

楚成王之夫人也

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

渚宮舊事
作仰視

子瞽直行不顧徐步不

變王曰行者顧子瞽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為夫人子瞽復不顧王曰

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瞽遂行不顧

行字舊脫從文選謝
玄暉和王主簿怨情

詩注引
校增

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壹顧可以得

之而遂不顧

而上舊有已得二字涉上
誤衍從渚宮舊事校刪

何也子瞽曰妾聞婦人以端

正和顏為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

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

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為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

為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既置

而黜之必爲亂矣且其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瞽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瞽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

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諸宮舊事此下有子瞽進曰夫摘奸擾滑亂之所生

古人有言持敵不強必爲所傷王必將易子不如亟先施太子王不聽四十字故下云王不吾應其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又云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蓋傳有脫文職商臣庶弟也子瞽退而與其保言曰吾

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吾應其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衆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

也遂興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子瞽先識執節有常興於不顧卒配成王知商臣亂言之甚強

自嫌非子以殺身盟仁和陳氏善曰盟與明古通用

晉圍懷嬴

懷嬴者秦穆之女一本穆下有公字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太子下脫圍字圍質於秦

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圍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

而秦晉之友王安人曰當是交字之誤不加親也夫烏飛反鄉狐死首邱我其首

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

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

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

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圍遂逃歸

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頌曰晉圍質秦配以懷羸圍將與逃羸不肯聽亦不泄言操心甚平不告所從無所阿傾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讌遊蔡姬在左越

姬參右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

文類聚人部十二右作乘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

臺

文類聚太平御覽社作莊

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

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弊

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

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

渚宮舊事二下有豈敢有貳哉五字

王顧謂史

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

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

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

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

且君王以東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為榮

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

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諸宮舊事同後漢書皇后紀上注引

及左傳說苑君道篇並作為鳥王問周史說苑作太史州黎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

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

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諸宮舊事下有蔡姬曰人實欲之何為不使十一字越姬曰大哉君王

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

禮國人皆將為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

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

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

不死王之好也諸宮舊事好遂自殺餘杭嚴氏杰曰左傳白公勝之亂劫惠王如高府圍公陽穴宮

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杜注云夫人王母越女據此不得云死於昭王之前矣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

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閻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

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左傳史記作塗集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為

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

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頌曰楚昭遊樂要姬從死蔡姬許王越姬執禮終獨死節羣臣嘉美

維斯兩姬其德不比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邱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竹書紀年周幽王六年西戎滅蓋令於蓋羣

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邱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

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

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

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亡志古何忍以歸邱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

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

又何也邱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何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

孫氏志祖曰此下疑有脫文

戎君賢之祠以

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蓋將之妻據節銳精戎既滅蓋邱子獨生妻恥不死陳設五榮

大父曰忠孝仁義賢五者榮名也

為夫先死卒遺顯名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

據傳言兄之子姊當作妹武梁祠畫像亦作姊

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

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

温公家範作免

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

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

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

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

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

人東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以他傳例之公正上當有君子謂義姑姊六字因義姑姊複出

耳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況以禮義治國乎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齊君攻魯義姑有節見軍走山棄子抱姪齊將問之賢其推理

一婦為義齊兵遂止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

未除服地登夏屋地字誤史記趙世家作北集解徐廣曰夏屋山在廣武誘代王使廚人持斗

史記作銅料正義曰其形方有柄取樹水器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宰人名徐廣曰

雜一作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史一字無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

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之一本無今十有餘年矣代無

大故而主君殘之周禮大司馬注殘殺也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

聞之婦人之義無二夫之舊誤執從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二校改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

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

太平御覽引注云謂慢棄不為立節

以夫怨弟非仁也

史記正義同水

經灑水注引魏土地記所載義仁二字互易

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

笄之地

史記摩笄自殺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

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

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惟趙襄子代夫人弟襲滅代王迎取其姊姊引義理稱引節禮

引一本作說

不歸不怨遂留野死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者吏訊之被

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

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

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

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

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

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
 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
 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
 而不信其諾邪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
 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温公家範作失言忘約已諾不信何以居於世哉子雖
 痛乎獨謂行何行藪文類聚人部五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三作義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
 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
 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頌曰義繼信誠公正知禮親假有罪相讓不已吏不能決王以問母
 據信行義卒免二子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文選秋胡詩注藪文類聚人部二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既

胡字上有秋去而宦於陳宦舊誤官從文選注藪文類聚太五年乃歸

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

遠願託桑蔭下澆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

逢豐年御覽兩引皆無豐字力桑不如見國卿太平御覽兩引皆

作即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

奉二親養夫子引下文類聚太平御覽兩吾不願金太平御覽兩引金

上皆有人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太平御覽兩引

有事夫收子之齋與笥金有子去矣三字秋胡子遂去至家有注

歸字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文選注秋胡子見之而慚婦曰子束髮脩身二字舊脫從文

秋胡子慚文選注秋胡子見之而慚婦曰子束髮脩身二字舊脫從文

宗親部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段校曰所蓋欣

當見親戚太平御覽一句今脫古者謂父母為親戚今也乃悅路傍婦

人下子之裝舊誤糧從文選注以金子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

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

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太平御覽宗親部下有於身二字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太平御覽兩引

下皆有不孝不義之人六字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西京雜記赴沂

死而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孝經作他

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

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惟毛詩作維是以為刺此之謂也

頌曰秋胡西仕五年乃歸遇妻不識心有淫思妻執無二歸而相知

恥夫無義遂東赴河段校曰河與知合韻支歌最近也案楚辭遠游歌與蛇韻漁父波與醜韻皆其證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於周二年且

歸其妻淫於鄰人恐主父覺其淫者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為毒酒封

以待之矣三日主父至其妻曰吾為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

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

不忠猶與禮記曲禮定猶與釋文本亦作豫因陽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父舊誤大從初學記

人部下藝文類聚人部十九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十一校改既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答

欲殺之媵知將死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

媵婢而答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

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國語韋昭注曰大夫之妻稱主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

豈言之哉主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為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

妾獨生是無禮也代主之處是逆禮也無禮逆禮有一猶愈今盡有

之難以生矣欲自殺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太平御覽主下有父字無聞之二字四鄰

爭娶之君子謂忠妾為仁厚夫各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

無言不醜毛詩作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頌曰周主忠妾慈惠有序主妻淫僻藥酒毒主使妾奉進僵以除賊

忠全其主終蒙其福古音方墨反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史記魏世家作假誅諸

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倘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吾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爲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禽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

阿者禮記內則作可者鄭注可者傳御之屬案齊孝孟姬傳楚平伯

阿假借字必求其寬仁慈惠温良恭敬校仁舊誤然從別本慎而寡言

者使為子師次為慈母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無事不

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

人尚或墮之此之謂也

頌曰秦既滅魏購其子孫公子乳母與俱遁逃失韻疑當作逃遁守節執事

不為利違遂死不顧名號顯遺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左傳襄十二年正義二十一年釋文引並作節姑姊

之婦人也因失火三親部三火部太平御覽人室失火六十兄子與己

子己上舊衍其字從太平御覽校在內中漢古謂室為內史欲取兄子

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趣火引並作赴火

其友止之太平御覽人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誤得爾子卒與

中心謂何太平御覽宗親部三作至於中心亦已足矣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

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為

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汚詩

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梁節姑姊據義執理子姪同內陳氏奐曰左傳曰姪其從姑說文姪兄之女也火大發

起欲出其姪輒得厥子火盛自投明不私己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越地為珠崖等郡元帝紀初元三年詔罷珠崖此事當在此六年中

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繫

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

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奩玉篇竹部引作斂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

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柰

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去置鏡奩中去舊誤云從温公家範引校改案去與弄

同魏志華陀傳裴松之注云古語以藏爲去蓋去之爲藏猶廢之爲置也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

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

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

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爲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

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

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

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

強活初耳舊誤身從太平御覽珍寶部二校改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

葬者盡哭哀動傍人動舊誤慟從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六校改莫不爲酸鼻揮涕關吏

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太平御覽温公家範引無忍字乃

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

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爲子

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

直耳

頌曰珠崖夫人甚有母恩假繼相讓維女亦賢納珠於關各自伏愆
二義如此爲世所傳

郟陽友娣

友娣者郟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
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
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
爲誰延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
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
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
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
乎延壽慚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
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繼自經而死

馮翊王讓聞之翊溫公家範馮翊上有左字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

謂友娣善復兄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季兒可以為則矣

頌曰季兒樹義夫殺其兄欲復兄讎義不可行不留不去遂以自歿

馮翊表墓嘉其義明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三輔黃圖太平御覽人其夫有

仇人翫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

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為中誦按誦乃詛之誤史記淮南

徐廣曰詛伺候探察之名音空政父呼其女告之翫文類聚告上有

反翫文類聚太平御覽作中間而字下計字在女

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翫文類聚

作曰曰旦日翫文類聚在樓上新沐翫文類聚太平御覽東首臥則是矣

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太平御覽使臥他所因自沐

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頌曰京師節女夫讎劫父要女間之不敢不許期處既成乃易其所殺身成仁義冠天下

古音

列女傳卷之五

列女傳卷之六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辯通傳

齊管妾婧

妾婧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

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呂覽舉難高誘注云歌碩鼠也後漢書馬援傳

注引說苑云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今說苑善說篇碩鼠譌作顧見史記鄒陽傳集解文選嘯賦注藝文類聚樂部三各載

甯戚歌一篇文皆不同蓋後人傳會之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

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婧進曰今君不朝五

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

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

望年七十孫校曰昔者上脫婧曰二字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

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邪夫伊尹有嬖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

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邪臯子生五歲而贊禹臯舊誤畢詩秦譜正

義引作皋子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今據以校改史記秦紀正義引作陶子贊並作佐由是觀之少可少

邪駮驥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邪於是管仲乃下席而

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

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邪古有白水

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儵舊誤儵從詩攷校改君來召我我將安

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管子小問篇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此甯戚之欲得

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脩官府齊戒五日見甯子因

以為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媵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此之謂也

頌曰桓遇甯戚命管迎之甯戚白水管仲憂疑妾進問焉為說其詩

管嘉報公齊得以治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乙韓非子七術篇作乞當恭王之時顧校云江乙見戰國策在荆宣王之世此

云恭王非也案渚宮舊事 乙為郢大夫 云文類聚布帛部引注有入

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 渚宮舊事云 請於王而絀之處家無幾何

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

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為其富貴而不行

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 文類聚引注云常法謂誣罪人

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 文類聚 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柰何

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 說文關以木而盜

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 文類聚 是故使盜得

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

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為郢大夫有盜

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 文類聚太平御覽布 妾子亦豈知之

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為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

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

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十舊誤千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改母讓金布曰妾豈

貪貨而干大王哉干舊誤失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改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

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

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江乙失位乙母動心既歸家處亡布八尋指責令尹辭甚有度

王復用乙賜母金布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八引當平公之時韓詩

外傳八作使其夫為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太平御覽引

齊景公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韓詩外傳作

札母遠曰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韓詩外傳作

弓人之妻也願有謁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
牛踐葭葦惻然為民痛之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文選班叔皮北征賦慕公劉之遺

德及行葦之不傷後漢書寇榮傳公劉敦行葦恩及草木豈欲殺不

世稱其仁潛夫論邊議篇公劉仁德廣被行葦秋愛士篇楚莊

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事見呂氏春

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事見韓詩此三君者仁著於

天下卒享其報各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

以為為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藪文類聚軍器部

其為之亦勞矣矣字舊脫從藪文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觀

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屨之筋罽以河魚之膠河舊誤阿

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

之道左手如拒石石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拒石與下附枝對文

右手如附枝附太平御覽校增拊右手發之左手

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為儀而射為儀二字舊脫從太平

為二字韓詩外傳作以其儀脫言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

列女傳卷六 二中華書局聚

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晉平作弓三年乃成公怒弓工將加以刑妻往說公陳其幹材列其勞苦公遂釋之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春秋諫下有陳字此脫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

何為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

殆有說句內之句至哉二字涉下怪哉誤衍晏子春秋作是必有故

令內之楚處莊姪傳召之姪至文義亦同

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

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為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糵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故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為六

畜傷民人不爲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

晏子春秋無此文史通譏其年代乖刺是

也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爲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卽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景公愛槐民醉折傷景公將殺其女悼惶奔告晏子稱說先王晏子為言遂免父殃

楚野辨女

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

人乘車與大夫遇馮字舊脫從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五校增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

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

極矣太平御覽作妾之避以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太平御覽作伺是以敗子大

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怒妾下怒字舊誤怨從太平御覽校

改豈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今洪範作毋虐癯獨釋文馬本作亡侮尚書大傳史記宋世家與此

同大傳鰥作矜古字通用而畏高明今子列大夫而不為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

執妾輕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

也大夫慚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

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辨女能以

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辨女獨乘遇鄭使者古音鄭使折軸執女忿怒女陳其冤亦有

其序鄭使慚去不敢談語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游韓詩外傳一下過阿谷之

隧見處子佩璜而浣璜舊誤璜案璜充耳也非佩玉從詩女曰雞鳴

璜今外傳亦誤作璜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

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

暑我思譚譚韓詩外傳作潭潭樓霞郝氏懿行曰譚潭爲是願乞一飲以

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韓詩外傳作汜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

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韓詩外傳作受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

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

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

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寤與悟同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

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

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

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

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

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楚野

傳已有狂夫昭氏在內矣語意相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

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當作思詩攷引韓詩外傳

作思此作息者後人以誤本毛詩改之也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頌曰孔子出遊阿谷之南異其處子欲觀其風古音方子貢三反女

辭辨深子曰達情知禮不淫

趙津女娟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

吏期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

怒字舊脫從莪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

舟部四校增

娟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

主君東渡不測之水

東舊誤來從莪文類聚水部下太平御覽樂部十校改

恐風波之起水神

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

尚書釋文九江尋陽地記云一曰嘉靡江五

曰映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嘉靡江九曰箇江張須玄緣江圖云

一曰三里江二曰箇江八曰嘉靡江四曰箇江五曰白土江五曰白

百里或五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三淮未聞

或供具

備禮御釐受福不勝巫祝杯酌餘瀝

巫舊誤玉從莪文類聚太平御覽校改 醉至於此

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

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

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其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

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摻楫而請侍遊曲阿後湖詩注引作攘袂

曰妾居河濟之間世習舟楫之事

舟部十一字舊脫從北堂書鈔舟部上

覽舟部校增

願備員持楫

員舊誤父從北堂書鈔

簡子曰不穀將行選

列女傳卷六

六一中華書局聚

士大夫齊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

夏左驂驪

王安人曰驪上疑脫牝字

右驂牝靡

顧校曰廣雅馬屬野麋腹丹疑靡即麋字通用

而遂放桀

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驥

集韻驥或從黃

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

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

文選注引作簡子遵之

遂與渡中

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

太平御覽引碁毋遠注云河水激揚濟之不易

其辭曰升彼阿兮面

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

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勿疑簡

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被以為夫人娟乃

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

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為夫人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

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頌曰趙簡渡河津吏醉荒將欲加誅女娟恐惶操楫進說父得不喪

維久難蔽終遂發揚

趙佛肸母

趙佛肸母者

佛漢書古今人表作蒞

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牟叛

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曰我死不當士長

問其故母曰爲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爲之言

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

顧校曰出當作使

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

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

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爲不

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教邪妾之職盡久

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

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爲子

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子與在論

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

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

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佛胥既叛其母任理將就於論自言襄子陳列母職子長在君襄子說之遂釋不論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

文選景福殿賦注引作損之

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

委政大臣諸侯並侵之其

六字舊脫從文選注引校增

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

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

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

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

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

左傳杜預注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

而使有司即窮

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王視其辭不

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媚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

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王著

陳氏奐曰泥即昵字王字疑涉

上明王而衍讌泥附著四字同義

薦牀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

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

見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汙柳下覆寒女不為亂

毛詩傳云嫗不逮門

之女人不稱其亂

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

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

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為之崩亡士歎市市為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

市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為豪釐此妾之

罪二也既有汙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為莫白妾

之汙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

既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

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

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

務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頌曰齊國惰政不治九年虞姬譏刺反害其身姬列其事上指皇天

威王覺寤卒距強秦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又二十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

也其為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壯壯舊誤指從世說輕詆篇注後漢書楊賜傳注初學記人部下

太平御覽校改大節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太平御覽人事部五作要出胸皮

膚若漆行年四十世說注初學記太平御覽人事部無所容入街嫁不

讎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太平御覽下有願乞一見四字新序有願一見三字

謂謁者曰妾齊之不讎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婦除頓首

司馬門外三輔黃圖宮之外門為司馬門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

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

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為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太平

御覽作位列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文選舞賦注並引列女傳聽激楚之遺風今傳無此文新序此下有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謳吟感

傷揚激楚之遺風十九字蓋傳文本與新序同今本脫今夫人不容於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

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

雖然何善善舊誤喜從太平御覽校改下同新序亦誤良久曰竊嘗善隱宣王曰隱固寡

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顧校曰此七字有誤隱謂隱語呂覽重言史記楚世

家滑稽列傳漢書東方朔傳皆有其事高誘裴駢司馬貞顏師古所說義訓顯白非不見之謂也新序誤亦同案太平御覽引已如此

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漢書藝文志隱書十八篇師古注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

慮思之可退而推之推新序作惟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

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新序作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

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

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

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段校云當作地國語章昭注大曰崩小曰地社

稷不定後漢書注此一殆也漸臺五重文選景福殿賦注黃金白玉

琅玕籠疏荀子正論篇龍茲楊偉注龍茲今之龍鬚席列女傳翡翠

珠璣幕絡連飾幕絡荀子注引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

後漢書注文選注太平御詔諛強於左右後漢書注強上有被字太

注及新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太平御

新流同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

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太平御覽下有喟然而

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新序今乃一聞寡人之

殆幾不全句蓋傳文於是折漸臺罷女樂退詔諛去雕琢選兵馬實

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

鹽君為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

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無鹽之女干說齊宣分別四殆稱國亂煩宣王從之四辟公門

遂立太子拜無鹽君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

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十三引注云閔王宣王子也史

記作潛王

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

太平御覽疾病部三作故以名焉

初閔王出游至東郭

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如故

木字舊脫從莖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校增

王怪之召問曰

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

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

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

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車載之

車舊誤乘從太平御覽校改楚處莊姪傳亦作後車

女曰賴大

王之力量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

安用之王大慚曰寡人失之又曰

王安人曰又當是女之誤

貞女一禮不備雖死

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

遣歸太平御覽作歸遣使使者奉祀加一本作以

往

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

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

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

駭王氏念孫曰遲猶比也言比其至而宮中皆駭也漢書高祖紀沛公乃夜引軍還遲明圍宛城三市史記遲明作黎明索隱曰黎猶

比也謂比至天明也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慚曰

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與不飾與不飾三

字舊脫從太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

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

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太平御覽作夷地食不

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造為

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

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

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慚閔王大感立瘡女以為后立字舊脫從太

平御覽校增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

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立帝號立上舊衍一字從閔王至

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死於

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

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宿瘤東郭採桑閔王出遊不為變常王召與語諫辭甚明

卒升后位名聲光榮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卽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三逐

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

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

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北堂書鈔設官部

太平御覽起下有謹敬二字疑并引注文左右曰三逐於鄉者

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為遽初學記作何

御覽作何足為據 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

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

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

則榱橈墮則屋幾覆矣屋上則字涉上兩則字而衍別本重榱橈墮三字蓋後人妄加王則棟矣庶

民懷橈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

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

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

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明其左右賢其妻子舊誤夫妻從北堂書鈔校改是外比

內比也其三曰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

也如有過之者何為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

用之故楚用虞邱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

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柰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

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見韓詩外傳三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韓詩外傳八

南人閑訓皆以為齊莊公葉公好龍而龍為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

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居三日四方之士多歸於齊而國以治

居三日四方之士多歸於十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頌曰齊逐孤女逐孤二字疑誤倒造襄王門女雖五逐王猶見焉談國之政

亦甚有文與語三日遂配相君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姪渚宮舊事三作姪下並同疑姪字誤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

頃襄王好臺榭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六作好遊觀之樂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

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間之使其左

右謂王曰南游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

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

右以惑我王使游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姦臣必倚敵國而

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

乃逃以緹笄爲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
 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
 之姪至王曰女何爲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
 壅闕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
 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
 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
 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強輔必且殆也牆欲內崩
 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
 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內
 崩壞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日以滋甚舊誤作滋日以甚從太平御覽校改
 今禍且構毛詩傳云構成也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
此四句太平御覽作王不亟反且及禍雖悔無速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

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闊達一患也宮垣衣繡民人無

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飢餓馬有餘秣四患也
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
之立還反國太平御覽無還門已閉太平御覽門上有比至國反者
已定王乃發鄆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太平御覽作乃立姪爲夫
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爲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
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喑雨雪霏霏毛詩作惠而好我
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楚處莊姪雖爲女童以幟見王陳國禍凶設王三難五患累重
王載以歸終卒有功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
會藝文類聚火部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人徐吾最貧而燭數不
事部一百二十六資產部六火部三皆作合

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

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早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

王安

人曰蔽當作敝坐常處下凡為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

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

為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

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

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協毛詩作洽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徐吾會績獨貧夜託燭明李吾絕焉徐吾自列辭語甚分

卒得容入終沒後言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史記倉公列傳齊太倉長

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史記倉公列傳文帝四

帝紀刑法志並文帝十三年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

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

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

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文選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

又引班固歌詩曰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蓋傳本有此文今脫天子憐悲其意乃下

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

今法有肉刑五史記文帝紀作三漢書刑法志同孟康曰黥劓二刑左右趾合一凡三也五字誤而姦不止

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

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

改行爲善而其道無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

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

顛者髡抽脅者笞剛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

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緹縈訟父亦孔有識推誠上書文雅甚備小女之言乃感聖意

終除肉刑以免父事

聖主文憲... 終除肉刑以免父事

列女傳卷之六

如許無善而其... 夫厥昔至德支辭

留無美... 夫厥昔至德支辭

其谷安... 夫厥昔至德支辭

今若商... 夫厥昔至德支辭

留曰善... 夫厥昔至德支辭

天子... 夫厥昔至德支辭

夫厥昔... 夫厥昔至德支辭

夫厥昔... 夫厥昔至德支辭

夫厥昔... 夫厥昔至德支辭

列女傳卷之七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孽嬖傳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

後漢書口口口口注引妃下有有施氏女四字太

女以末喜十字并注以女妻人曰女六字今本蓋有脫文

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

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

初學記樂部七作四方美人覽樂部七作四方美人

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

倡初學記太能為奇偉戲者

覽能作而古能而通用

聚之於旁

太平御覽作房

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

酒無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為酒池

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斡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

者末喜笑之以為樂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

亡而我亡不聽以為妖言而殺之造瓊室

後漢書荀爽傳注引作瑤

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尚不饜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

大叛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太平御覽兵部四十四條南夷地名桀師不

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嬖妾不必實指其人管子輕重甲篇有女華竹書紀年沈約注有山氏女

二人琬琰皆傳會不足信流於海太平御覽作浮海史記夏紀正義引淮南子作江死於南巢之山詩曰

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此之謂也

頌曰末喜配桀維亂驕揚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姦軌是用不恤法常

夏后之國遂反為商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此句下有紂伐有蘇有蘇女以妲己美而辯用此邪僻夸比於體威施

於貌二十五字史記賈生列傳索隱引曹大家云體柔人之夸毗也北堂書鈔后妃部四用此邪僻又依詔邪媚厥貌惟妖厥行惟軌所

與貴之所憎誅之美好辭辨與於嬖幸於紂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人皆出己

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

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女咸獲所

欲積糟爲邱流酒爲池懸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閒爲長夜之飲

姐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書牧誓正義引此句下有姐己曰

脫糾乃爲炮烙之法書正義引乃字下有重刑辟三字今膏銅柱加

之炭史記殷紀集解加上有上下字令有罪者行其上史記集解荀子

輒墮炭中荀子注姐己乃笑比干諫曰不脩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

禍至無日糾怒以爲妖言姐己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太平御覽

七下有竅有九毛四字於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與師

伐紂戰于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史記殷紀鹿臺徐廣曰鹿一

衣寶玉衣而自殺逸周書世俘解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五

也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姐己頭懸於小白旗陳氏與曰小白即

少帛白與帛通以爲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

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之謂也

頌曰姐己配紂惑亂是脩紂既無道又重相謬指笑炮炙諫士劊囚

遂敗牧野反商為周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國語韋昭注褒人褒

也君化為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處韋昭云共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

之與去國語與去之與止之史記周紀同漢莫吉卜請其禳藏之而

吉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禳血也韋昭云禳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禳積

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禳流於庭

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為玄蜃國語作龜韋昭云龜或為蜃蜃蜃蜃蜃象龍史漢亦皆

龜作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國語作未既齒韋昭云毀齒曰齧此疑毀下脫齒字既笄而

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壓弧箕服韋昭

云山桑曰壓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漢書寔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

人夫妻賣壓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

而夜號妾下疑脫哀而取之遂竄於褒長而美好褒人始有獄獻之

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姒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
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爲后廢太子宜咎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
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卹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
酒流湏流一本
作沈倡優在前以夜續晝續一本
作繼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
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
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
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
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
而去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是爲平王自是之後
周與諸侯無異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滅毛詩
作威此之謂也
頌曰褒神龍變寔生褒姒興配幽王廢后太子舉烽致兵笑寇不至
申侯伐周果滅其祀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

左傳作急

子以為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

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

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

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

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

痛壽為己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

二子既死朔遂立為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為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

世

顧校云據左傳及衛世家五世是三之誤三謂宣惠懿也

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人

毛詩人下

有兮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頌曰衛之宣姜謀危太子欲立子壽陰設力士壽乃俱死衛果危殆

五世不寧亂由姜起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伐鄭
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
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
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
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公羊莊元年傳擄
幹而殺之釋文擄
本亦遂死於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
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頌曰文姜淫亂配魯桓公與俱歸齊齊襄淫通俾厥彭生摧幹拉胸
維女爲亂卒成禍凶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
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顧

云國語作宗人夏父展韋昭注宗人宗伯也夏父氏也展名也又夏
父弗忌爲宗注魯大夫夏父展之後也此疑不忌是展之誤又左莊

二十四年傳以為御孫事亦不同

婦贄不過棗栗

左傳正義云先儒以為棗取其蚤起也栗取其戰栗也

以致

禮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

女之別國之大節也

左傳此句下有而由夫人亂之六字

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丹其

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

此穀梁義公羊何休注國語韋昭注並用其說

哀姜驕

淫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公薨子般立慶父與

哀姜謀遂殺子般於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為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

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卜齋襲弑閔公於

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

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

公羊傳作縊殺之

魯遂殺慶父詩

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不出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於公

頌曰哀姜好邪淫於魯莊延及二叔驕妒縱橫慶父是依國適以亡

齊桓征伐酖殺哀姜

晉獻驪姬

晉獻公之夫人出內亂其尺齊襄公討公孫好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於齊生秦穆夫人及

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

姬以歸生奚齊卓子本穀梁說左傳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乃

立驪姬以爲夫人驪姬欲立奚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閒用刀

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閒也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

蒲與二屈國語韋昭注二屈有南北也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也臣瓚注漢書云汲郡古文翟章救鄭次于南屈

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

寇生其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

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

□□驪姬既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對曰吾聞申生爲人甚好仁

而強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民之故行

強於君君未終命而歿君其柰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

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爲民與爲父異夫殺君利民孰不

戴苟父利而得寵父字謨國語作文除亂而衆說孰不欲焉雖其愛君欲不

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母章其惡鈞死也母必假手於武王以

廢其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大父曰事在晉獻公後與楚平伯嬴傳稱秦穆公齊

傷槐女傳稱宋景公同一乖刺此皆為民而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柰

何而可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

曰不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夢

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於曲沃歸福於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

寘鳩於酒施毒於脯公至召申生將胙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

也覆酒於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飲小臣小臣死之字之

疑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為君

有父恩忍之國語無恩字況國人乎弑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

太子曰爾其圖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

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吾君不安遂自經於新城

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使闞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
吾奔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
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史記晉世家集解引鞭殺驪姬於市下是字疑市之譌於是秦立夷
吾是爲惠公惠公死子圉立是爲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梁立重耳
是爲文公亂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
城此之謂也

頌曰驪姬繼母惑亂晉獻謀譖太子毒酒爲權果弑申生公子出奔
身又伏辜五世亂昏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亂故諡曰繆
逸周書諡法解名與實爽曰繆音靡幼反左傳作穆初成公幼繆姜通於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左
傳作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于鄢陵公出佐晉將

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

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士晉為內臣顧校云士即

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顧校云明即盟字古通用案成十喬如奔

齊魯遂擯繆姜於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左傳史曰是謂

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

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

終左傳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

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左傳作

讀為放效之效此疑形近而誤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

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

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

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繆姜淫泆宣伯是阻郝氏懿行曰阻疑阻謀逐季孟欲使專魯

既廢見擯心意摧下後雖善言終不能補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夏姬不當稱陳女疑鄭字之誤陳大夫夏徵舒之母御叔之妻也陳字及御

叔之妻四字舊脫從史記陳世家正義引校增其狀美好無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

為王后七為夫人藝文類聚人部十九重三字案姚寬西溪叢語引字文士及妝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

夏姬得道雞皮三少所謂老而復壯者三也下二句當別有所出史通雜說篇引再為夫人三為王后誤公侯爭之莫不

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為大夫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

夏姬或衣其衣或裴其幡四字舊脫從藝文類聚九年傳云或衣其衣或蔽膝不名幡亦疑字誤以戲於朝泄冶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

衷其襦裴衷形近而譌蔽膝不名幡亦疑字誤之今自子率君而為之不待幽閒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

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之吾二字疑誤倒無害也泄冶知之寡

人恥焉乃使人徵賊泄冶而殺之徵字誤黃校云宋本模糊似是徵字靈公與二子飲

於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

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

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

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國立午
 是為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王討罪也
 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
 垣而出之將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
 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取是子反乃止
 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
 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聘汝及恭王即位巫臣聘於齊盡與
 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
 楚而與夏姬奔晉王安人曰左傳遂奔晉人使為邢大夫大夫子反
 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韓詩外傳
作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與毛詩
義異
 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誤楚莊敗亂巫臣
 子反悔懼申公族分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子淫通於大夫

慶尅左傳作克與之蒙衣乘輦而入於閔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

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

公會諸侯於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

之曰高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剛鮑牽而逐高

子國佐二人奔莒二人一本作佐遂此下與左傳不同當別有所出更以崔杼為大夫使慶

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尅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

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

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齊靈聲姬厥行亂失失與同淫於慶尅鮑牽是疾譖愬高鮑遂以

奔亡好禍用亡陳氏與曰亡疑妄字之誤說文妄亂也亦以事喪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棠公死

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既居其室王安人曰既字絕句居其當作其居文誤倒耳比

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

崔子愠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與東郭姜戲公

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

未及收髮公曰余開崔子之疾也不開上開字當作問公自言來問疾也不開言何故不開也

崔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眾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左傳服虔注一曰公自知見欺

恐不得去故歌以自悔本此傳為說公請於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子若不

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先

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命公

踰牆而逃崔氏射公中踵左傳作股公反墮遂弒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

夫子棠毋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為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左傳

作成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子上二字衍明下又衍成字涉成

有疾崔子廢成而以明爲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
毋咎與東郭偃爭而不與成與彊怒將欲殺之以告慶封慶封齊大
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於是二子歸殺棠
毋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崔子怒愬之於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
教也以此至於此吾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唯讀爲雖古字通不可
以已慶封乃使盧蒲癸帥徒衆與國人焚其庫廐而殺成姜左傳崔
氏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廐皆焚妻子皆
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
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毛詩作撥此之謂也

頌曰齊東郭姜崔杼之妻惑亂莊公毋咎是依禍及明成爭邑相殺
父母無聊崔氏遂滅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

子朝太子蒯聵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聵蒯聵奔宋靈公薨蒯聵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者蒯聵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恠之母也恠相出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聵蒯聵曰子苟能內我於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盟許以姬為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與蒯聵入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冑之士迫其子恠於廁強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蒯聵遂立是為莊公殺夫人南子左傳無殺南子事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恠之母而迎公

左傳孔恠載其母奔宋與此異

二女為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

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頌曰南子惑淫宋朝是親譖彼蒯聵使之出奔恠母亦嬖出入兩君

二亂交錯咸以滅身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韓王

女為夫人生子章立以為后章為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史瑟

記趙世家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史記集解引綦毋邃曰陵苕之草其華紫命兮命兮

史記今逢天時而生此句無曾莫我羸羸史記莫作無不重羸字集

生渴其時人莫知己貴感盈端也顧校云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

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色焉王愛幸之不

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

后與太子而立孟姚為惠后以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

父封章於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羣

臣宗室史記下有見章儼然也儼史記反臣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

死久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游沙丘宮史記

云沙丘宮在邢州平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

主父主父閉之

史記作開之索隱云譙周及孔衍作閉之閉謂藏也

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

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

得又不得食乃探雀鷺而食之

史記索隱引曹大家曰鷺雀子也生受哺者謂之鷺集解引蔡母遂曰鷺

爵子也

三月餘遂餓死沙丘宮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

內出也

頌曰吳女荅顏神寤趙靈既見璧近惑心乃生廢后興戎子何是成

主閉沙丘國以亂傾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烈王無子春

申君患之李園為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

弟承間謂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二十餘

年

三字誤楚策四史記春申君傳皆作二

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弟即楚更立君

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

於王兄弟王兄弟誠立王字舊脫從別本校增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

封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

於楚王楚王必妾妾上脫幸字當據楚策史記校正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

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

弟謹舍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為太子園女

弟為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

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為幽王顧校云史記楚世家十年幽王卒此下當脫幽王死三字也后

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史記楚世家同是為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

芻之徒表及世家並云負芻哀王庶兄與此不同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

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為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盜

言孔甘亂是用燄此之謂也

頌曰李園女弟發迹春申考烈無子果得納身知重而入詩箋云重謂懷孕也

遂得為嗣既立辟本宗族滅弒

趙悼倡后

倡后者邯鄲之倡

四字舊脫從史記趙世家集解馮唐傳索隱引校增

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

而亂一宗之族

日盧校改嫁

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

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

與不亂在寡人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為太子倡后既入

為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王陰譖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

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為后及悼襄王薨遷立

是為幽閔王

史記作幽繆王徐廣曰又云潛王潛與閔同

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

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

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

家共立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為郡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

俟

胡毛詩作何

此之謂也

頌曰趙悼倡后貪叨無足隳廢后適執詐不慙淫亂春平窮意所欲

受賂亡趙身死滅國

國顧校
族

列女傳卷之七

...

...

...

...

...

...

...

...

...

...

...

...

...

續列女傳卷之八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周郊婦人 仁智

此二字從明張溥翻宋本增後放此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敬王之時王子朝

怙寵為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

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 當作二十六年案左傳在昭二十六年十一月傳下文云是其過三歲乎至昭二十九年

京師果殺尹固尤其明證 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數日道還

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

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

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此

之謂也

陳辯女 辯通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

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汝 太平御覽木部四引注云舍置不留女也案曹大家不見續傳

此不知何人注採桑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

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梅當

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

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洗肆其情欲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

棘有鴉萃止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汝獨不愧也屈子蓋

用詩意此傳及叔師並本三家二章皆作棘後人據毛詩改之洪氏

楚辭補注王氏詩攷引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當作諱廣

傳作謀是誤已久矣

作諱予今毛詩止亦誤作之

其鴉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閒因之以饑饉

楚辭補注是作

舊諷飢餓從楚

辭補注校改

之謂也

聶政姊節義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史記刺客傳政姊

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

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暴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為誰姊曰弟至

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之弟韓策史記作弟之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

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里聶政也史記索隱曰地理志河

里名也亦自殺於尸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

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去韓策吳師道補注作法詩云死

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王孫氏母 節義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

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

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

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

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漢書顏師古注曰淖音女教反

字或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此之謂也

陳嬰母 賢明

漢棠邑侯

漢書功臣表作堂邑堂堂古字通

陳嬰之母也

史記項羽紀集解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

始嬰為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

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

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

故史記作古

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

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

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

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

貽毛詩作詒

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王陵母 節義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

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

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千下有人字

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

為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而

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太平御覽下有也必得天下五字

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

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史漢年表自陵至侯

定凡五世元狩五年坐酎金國除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

不閱惶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張湯母 仁智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為御史大夫好勝

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悛改後果為丞相嚴青翟莊青翟漢避明帝諱改嚴及三

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史漢本傳皆云事下廷尉丞相

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曰湯為天子大

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史記何厚葬乎漢書乎疑脫一字載以牛車有棺而無

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

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雋不疑母母儀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

其母輒問所平反注云平御覽人事部六十引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

平反增十一字舊脫從漢書本傳校改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

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舊誤不嚴不殘從

同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下平御覽教詩云昊天疾威韓詩外傳

天旻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下土也

楊夫人賢明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即帝位

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

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

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敞薨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展彼碩女展毛詩作辰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霍夫人顯擊嬖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漢書晉灼注漢語光嫡妻東閭氏亡顯以婢代

立奢淫虐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當孝

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字成君欲貴

之其道無由會宣帝許后當產疾顯乃謂女監淳于衍監字誤漢書外戚傳作醫

霍光傳作乳醫曰婦人挽乳大故說文挽生子免身也外戚傳作免十死一生今皇后當挽

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為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碎太

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弑許后事急顯以情告光光驚愕業已治衍奏

珍做宋版印

因令上署勿論

顧校云當是奏上因署令勿論李奇所謂光題其奏也字誤倒耳或後人因顏師古說改令上二字連文

案顧校是也霍光傳外戚傳並奏上連文師古注霍光傳亦用李說顯遂為成君衣補治入宮具果立

為后是時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為太子顯怒歐血不食曰此乃帝在

民間時子安得為太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為王耶復教皇后令毒殺

太子皇后數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之光既薨子禹嗣為博陸侯顯

改更光時所造塋而侈大之築神道為輦閣幽閉良人奴婢又治第

宅作乘輿輦盡繡網鞞

顧校云盡是畫字之誤案顧校是也霍光傳加畫繡網馮如淳曰網亦茵馮謂所馮者也

釋名鞞伏也在前人所伏也是鞞即馮矣

黃金塗為薦輪

段校云為當作韋絮二字案段校從霍光傳也此傳或止一韋

字聲近誤為耳

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

霍光傳下有第中二字

又與監奴馮子都淫

亂禹等縱弛日甚宣帝既聞霍氏不道又弒許后事泄顯恐怖乃謀

為逆欲廢天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而顯棄市后廢處昭

臺宮詩云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言怙於惡不知其為過霍夫人顯之

謂也

嚴延年母 仁智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

曰萬石嚴嫗延年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

下漢書本傳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太平御覽刑法部八引注云其

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太平御覽引注云所

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

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

義教化義漢書作愛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為

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為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

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老當漢書

作當行矣去汝東海漢書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為

言之後歲餘為府丞所章結漢書師古注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

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

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全字誤當從詩作今其嚴母之謂也

漢馮昭儀節義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
 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為長使數月為美人生男是為中山孝王美
 人為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
 左右貴人傳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漢書外戚傳直下有前字左右
 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
 止妾恐至御坐漢書至上有熊字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傳昭
 儀等皆慚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為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
漢書馮婕妤仔男立為信都王尊婕妤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此傳有脫誤君子謂昭儀
 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子狩論語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昭儀
 兼之矣

王章妻女仁智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爲書生學於長安
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漢書顏師古注云牛衣編亂麻爲之卽今俗呼爲龍具者與妻訣

泣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於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

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

政專權章雖爲鳳所舉意不肯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

可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流涕時耶章

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猶是爲鳳所陷猶與由古通用漢書

本傳事至大逆事漢書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

坐獄上顧校云平日坐漢書作平生張晏曰平生先時也此蓋後人增日字又改生爲坐聞呼囚數常至九

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

浦鳳薨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將軍閔章無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

衆庶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

王爲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邁咎也

班婕妤 辯通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況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

選入後宮為小使漢書外戚傳作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

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

乃有女嬖漢書作嬖女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

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窕德家漢書作象女師之篇漢書

顏師古注皆古箴戒之書也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是詩篇蓋失之矣案顏說非也窈窕關雎也德家鵲巢也二字見毛詩序家象形近

而誤女師葛覃也見毛詩傳此抑亦稱白圭時邁亦稱肆夏之例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

鴻嘉之後成帝稍隆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婕妤帝

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

姊妹當作娣字誤有寵驕妒王安人曰驕妒二字譖訴婕妤云挾邪詛祝

考問班婕妤曰漢書曰上有三字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尙未蒙

福為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

益故弗爲也上善其對而憐閔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妒婕妤恐

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

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俶靈說文俶善也漢書作淑登薄軀於宮闕兮

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

奉隆寵於增成增舊誤層從別本校改漢書亦作增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三也既過幸於非位

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離與縹同爾雅釋器婦人之幃

謂之縹孫炎注悅中也陳女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

褒豔之爲尤豔漢書作閻案谷永傳閻妻驕扇顏注引魯詩此後人依毛詩改之尤漢書作郵下同美皇英之

女舜兮舜漢書作虞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舊誤乎從別本校改漢書亦作兮

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繁華之不滋繁漢書作蕃痛陽祿與

柘觀兮觀漢書作館晉灼作觀仍繼祿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

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以漢書作已遂奄莫而昧幽奄漢書作晦猶被覆載之

厚德兮不廢捐於罪尤奉供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灑掃於

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

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闈局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

廣屋蔭兮檐帷晻漢書作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

紛悴慘兮紈素聲悴慘漢書作粹粹文選琴賦注引作翠粲並聲近而通用神眇眇兮密靖處漢

書作君不御兮誰為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

下兮橫流漢書無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

壹過兮若浮壹漢書一己獨嚮兮高明嚮漢書處生民兮極休勉娛精

兮極樂娛漢書與福祿兮無期綠衣白華漢書衣下自古兮有之至

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

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詁祝之譖定姜之知也

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

斐君子斐毛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儻兮赫兮咥兮有斐君子

終不可諼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趙飛燕姊娣 孽嬖

趙飛燕姊娣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也飛燕初生父

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帝常微行出過河陽主當從漢書外戚傳作陽阿

五行志亦誤作河陽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

婕妤好貴傾後宮乃封父臨為成陽侯有頃立飛燕為皇后其娣為昭

儀飛燕為后而寵衰昭儀寵無比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漢書

漆上有硃漢書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往往為黃金釭漢書壁下有

函藍田璧玉漢書無明珠翠羽飾之後宮未嘗有焉姊娣專寵而悉

無子嬌媚不遜嫉妒後宮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謂帝曰常給

我從中宮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懟手自搗漢書手上有以字搗以

頭擊柱從床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爾帝曰我

欲語之反怒為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漢書如作知

屬下陛下常言約不負汝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

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乃詔許氏夫人氏字

衍夫疑美之誤令殺所生兒與漢書微異革篋威緘之革漢書作葦帝與昭儀共視復

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偉能御幸生子漢書

曹宮以元延元年十月乳許美人以二年十一月乳與此傳先後不同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

之宮未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黃門奏事曰陛下無繼嗣子

無貴賤唯留意帝不聽時兒生八九日遂取去殺之亦與漢書微異昭儀與

偉能書及藥令自死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姊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

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乎漢書作危殺之矣疑已乃飲藥死自

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使成帝無嗣成帝既崩援立

外藩仍不繫育君子謂趙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

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毛詩作瀕此與鄭箋改字合泉之竭矣不

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漢孝平王后 貞順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為

人婉嫵有節行嫵舊誤淑從北堂書鈔后妃部二說文繫傳心部引校改漢書外戚傳同文選女史箴注引曹大家曰婉

柔和嫵深遠也洞簫賦注引曹平帝即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只依注作慤慤正字嫵慤皆俗誤字

霍光故事只字疑誤漢書無此字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諷皇太后遣長樂

少府夏侯宗正宏劉尚書令晏平納采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大司空甄豐以下

四十人漢書作四十九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遣司徒司空皆當有大字

左右將軍孫建甄邯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司徒授璽綬登車

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畢大赦天下

賜公卿下至趨宰執事趨漢書作騶皆有差后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

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

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漢書作豫飾二字師古曰豫威飾也急就篇豫飾刻畫無等雙疑此脫飾字又譌豫

為豫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漢書旁上因廢疾漢書作發病發廢古

通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

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汚者矣詩曰髡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更始韓夫人 擊嬖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諂邪媚嗜酒無禮

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之眾起自立為更始將軍兵威

日盛遂自立為帝以紹漢統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 後漢書劉玄傳首上有傳字此

脫更始視之曰不如此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

佞巧得更始意如此更始既墮於政事 墮一本作惰而韓夫人嗜酒淫色

北堂書鈔后妃部四作淫遊日與更始醉飽沈湎 鮑舊誤飲從北堂書鈔校改乃令侍中於幃

幕之內詐為更始與羣臣語羣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尚書奏事

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

畔赤眉入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子璽綬降於赤眉為赤眉所殺

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

一作毛詩壹

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梁鴻妻

賢明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

後漢書逸民傳鴻字伯鸞

同郡孟氏之女也

也字舊脫

從文選劉先生夫人墓志注引校補

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脩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

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

世家

後漢書多執家

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賢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

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

後漢書斥上有簡字

妾亦

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

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

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麗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

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俟光

後漢書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疑此有脫文俟侯形近亦

有一

共遯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

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為事雖

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幸育明德馬后母儀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

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以承至尊以舊誤如從別本校改

先人後己發於至誠由此見寵時及政事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

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

司馬彪續漢書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

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是時宮中尚無人事皆自為舞衣袿裁成

手皆瘰裂漢書文穎注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雜錯或因有

所訴恐萬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

立長秋宮舊誤官從別本校改東觀漢記作宮以率八妾漢書五行志注云一娶九姓正嫡一人餘者妾也故云八

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

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率皆羌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親家

朝請望見后袍極麤疏反以為綺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

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窗東觀漢記窗下有望

不宜晨起及禽字馮魴傳東西完塞諸窗望令緻密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

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說大義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句疑有誤續漢書作讀楚

疾浮華聽言觀論輒擿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獻千

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

時有楚獄因證相引因當作囚證相二字誤倒後漢書皇后紀作囚相證引繫者甚多后恐有

單辭妄相覆冒承間為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衣夜起彷徨夜上衽衣

思論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己輔佐東觀漢記不以

私家干朝廷兄為虎賁中郎弟黃門侍郎訖永平世不遷明帝體不

續列女傳卷八 十二中華書局聚

安召黃門侍郎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
 參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曰外戚橫恣
 為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
 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饑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
 令半楚淮陽王財與裁同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比
 陰氏乎吾自束脩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
 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
 衆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
 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蒼頭衣綠直領後漢書作綠襟領
 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謹
 耳此用東觀漢記文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
 養其親奉脩祭祀身温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盧校既作
 之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繒尙未足耶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

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於世俗乎先是時城門越騎校尉治母喪

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為言惶懼即時削減成墳二字疑衍後漢書無上下相承

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見車騎

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

萬新平主衣紺縞直領謚以不得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化不

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蠶室濯龍中此亦依東觀漢記文后親往

來占視於內二字疑衍東觀漢記後漢書皆無以為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衍衍

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

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為眾女師範在國則可為母后表儀詩云惟

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梁夫人嫵辯通

梁夫人嫵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懷皇后之同

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於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為

太子竇后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罪惡誅放嫫從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體陛下為竇憲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冤死牢獄體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嘗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幾憲兄弟姦惡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既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後漢書梁竦傳第上有及字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即位薄氏蒙達後漢書作蒙榮宣帝繼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引見嫫對上泣涕賞賜累億嫫既素有節行又首建此事上嘉寵之稱梁夫人擢嫫夫樊調為郎中遷羽林郎將

後漢書擢

調為羽林左監
遷光祿大夫

恭懷后遂乃改殯於承光宮葬西陵追謚竦為褒親

愍侯徵還母及弟等及既到皆封侯

竦子棠樂平侯雍
乘氏侯翟單父侯

食邑五千戶

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還母萬里為家門
開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續列女傳卷之八

大平... 卷八

...

...

...

...

...

...

...

...

...

...

...

...

此八篇爲錢唐汪小米年丈正室梁孺人所校釋刻于振綺堂者音義並述鑿削精好庚辛寇至書板損佚世尠傳本會其從子曾唯與余同官鄂州得見初印本循誦不釋因商剞劂之資補刊旣畢殺青斯竟乃敘曰更生成頌見于漢宣之世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萌咸爲採取以資法戒宣城史傳實踵斯志厥愷微已於時內戚柄國宮壺失職淄蠹傾軛靡有稱述炎靈中興女后御政於是扶風曹惠班之屬校讎中祕用始修明掇其要略衍爲七誠授之郡生垂爲世典建元之初稱盛治焉夫二南之化罔閒於崇夷家人之繇利貞於上下古者女史記言動阿保陳得失至於媵婢乳媪類能通鬯經義其所習然也陰陽合德性情與媿風俗隨之可不重與更生以賅博之詣表徽美之業扶風顯於六后相承之朝夫人闡於媼族貴盛之日齊治之蘊殆將一揆予與子用躬際明聖家國之責身焉係之用是延其墜緒述於終篇有識者覽焉若夫左史之佚浮邱之作

亦箋注訓詁者之所尚也光緒元年冬吳縣潘介繁撰

海之日齊文之難言者一覽之即知其意矣即聖家國之責莫無於

親射之語焉獨美之業其用解於六曰計承之障夫人聞之誠然貴

發其酒皆然出劍則合編計則與誠應為難之可不重與更主以

直於士不古奇文也信言慎則看刺將夫至外製與民誠難捨而學

為世與數元之財難過合器夫二南之什則問於美東家人之難味

曹惠班之風射難中得用錢則其要卻而為十端射之雅主垂

亦因宮靈夫難辭壽則得翠育辭於炎靈中與文以喻如於具并風

廣陳海難射以資其好宜故也射實難其志願前始已於執內知

漢京八始曰更主亦難良于難宜之世復改其誠與國歸家及望變

余同官得此射長時在本館請不難因商陳殿之資辭汗幾尋錄書

義並社難射辭與辛涼至書射財於世想射本會其於子會射與

此八難為難書五小米辛文五室樂讓入酒射難於下難難書音